

盧家大屋小記

李楊楊*



盧家大屋外觀

如詩如夢的澳門可以用腳步丈量。——這是瞭解澳門、親近澳門最好的方式。

我在澳門居留期間，幾乎踏遍了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我每次出行，說是“訪古”也罷，或說散心也好，總之是想把澳門的人文山水印到心間，把澳門的咿咿兒兒裝到心裡。

心儀已久的盧家大屋，是澳門鄭家大屋之外的另一處家喻戶曉的名勝。我每次祇能在其門前“望梅止渴”，——看看高牆，摸摸大門，憑藉門縫，探索一下內裡的

奧秘。然而，結果一樣的，總是祇能“望洋興嘆”。

在我遺憾地離開澳門時，便知道，我還會回來，還會再看澳門的現在，回味歷史的滄桑，還會再來叩響盧家大屋的門環。

這個機會並沒有讓我等得太久。2005年8月底，我剛剛對澳門說過“再見”；11月初，就讓我有機會又握着澳門的手，說了聲“你好”！2006年8月初，我又一次悄悄來到澳門，其中一個目標還是要再看看盧家大屋。

*李楊楊，本名李楊，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她創作的長篇小說《太陽夢見我》獲宋慶齡兒童文學獎，散文《從巴黎飛來的女兒》獲冰心文學獎一等獎，另有學術著作多種出版。



盧家大屋廳堂顯示嶺南民居的裝飾特色

我的行囊很輕，在澳門的愜意居留似乎還是不夠盡興，祇剩下最後一夜小憩，顛簸的旅途還在前面。顧不得友人強留休息的勸導，我走出帝濠酒店，頂着太陽再次走向盧家大屋。

當我快要走過天神巷時，左邊一副對聯將我攔住了：“福滿家園重重喜，運轉乾坤步步高。”這副對聯似乎已經又被新的對聯所覆蓋。其實，今生既不為發財致富，又不為官運亨通，祇求自在地做人做事；可是性格裡也心存僥倖和“迷信”，這對聯令我高興，——心想，這也許是個好兆頭，運氣會帶我走進盧家大屋。

這一次我沒有走常走的路，偏偏執意要繞到主教巷頂頭廣場上莊嚴的“主教座堂”。但此舉不是為了頂禮膜拜，更不是為了“昇天”，而祇是為了賞景，尤其是那小巷，那麼窄，那麼短，兩旁的小店鋪生意興隆，風光無限，樸素親切；小廣場上那些徜徉的來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也能使人平添許多澳門社區特有的激情。

再往前走，就到了主教堂前地，與主教巷相鄰的一條短短的不足百米的大堂巷7號的右首，就是一

直未能入內參觀的澳門著名商人盧九家族的舊居“盧家大屋”。這座聞名遐邇的大屋，現在看來其座落並非依山傍水，但離海灣很近，當然亦屬風水浩蕩之地；然而時光流淌，大浪淘沙，最終成了“隱身”於密密麻麻普通民宅中的富貴豪宅，現今又從“農村包圍城市”式的歷史長河裡浮出水面。這個小巷的左近是著名的主教座堂，其它幾面，便是澳門商業社會生活最富於人情味的中心，各色店鋪手拉手連袂站在街上，迎接熙來攘往的八方賓客。

站在大屋前，那塊製作精緻的告示牌讓我心裡不禁一驚：由於維修，不能完全開放接待，祇有週六週日才能參觀。這個告示如冰水灌頂，從頭上澆下，自裡到外，讓我的心涼透了。心想，剛剛有預兆的運氣，怎麼幾分鐘就變了味道？我看見不少遊客都在那裡短暫駐足，看看緊閉的大門，看看官方告示，然後悻悻然離去。而我，心有不甘，“心不甘”引誘出“事在人為”俗話的鼓勵。今天是星期五，若參觀不成，明天上午離澳返京，看來想參觀大屋的願望，無論如何也要落空了。我在想，不是說“心想事成”嗎？如果“大

屋”能夠通融一下，滿足我今天參觀的願望，我這個“遐想”，不是就可以實現了嗎？實際上，人世間的任何事物，都不以個人的願望為轉移，基本上還得由客觀來決定。想到這裡，隔着門，我對門裡的門衛大聲說：“明天早上10點我離開澳門，那時你們剛剛開門；我這次來澳門，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參觀盧家大屋。‘澳門歷史城區’二十四個名勝，這是我惟一一個未能如願以償的。您看，就是為了這個，您能讓我進去嗎？就是走馬觀花地在裡面轉一圈也可以。我不是歷史建築研究家，可是我是一個‘鑒賞家’……”說是鑒賞家，是吹牛，我祇想讓門衛同情我，尊重我；或者，這祇是一句調侃。

聽了我的話，門衛探出頭來注視着，分明是要看看外面的“形勢”。因為沒有耐心的人都及時離

開了，那時祇有我傻乎乎地“賴”在那裡。我知道，我的真誠可能感動了那位門衛先生。他問我幾個人？我說就我一個。這時，他開了門，向我擺擺手，示意我趕快進去，並說：“謝謝您對澳門的關愛。您的情況特殊，‘特殊情況就特殊對待’吧。按說，這是要請示我們澳門文化局的，但時間根本來不及。這不是‘網開一面’，是我們澳門對您的感謝……”他的話很溫暖，很中聽；此刻，我那顆心死而復生，一下子又歡跳起來。

進去後，我向門衛索要關於盧家大屋的資料。他找了半天，終於找出一份“澳門歷史城區”資料的影印本送給我，上面祇有一小段盧家大屋簡介。接過資料，我要付錢；他說免費，還對沒能找到更多的資料而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門衛向我拱一拱手，示意我快抓緊時間參觀。



盧家大屋二樓窗戶舊景

我真正置身於盧家大屋了！我旁若無人而又小心翼翼地撫摸着這個歷史“實體”。這個“實體”雖然多有殘損，而生命依然旺盛，心跳之聲彷彿變成了澳門海灣澎湃着的濤聲。

走進大門，我最先見到的是門洞右首牆上懸掛着的盧家兩位顯赫人物的照片和介紹：一是盧家澳門大業的“開山人”盧華紹，字育諾，號焯之，因小名盧奇，人稱“盧九”；另一位是其長子盧廉若，字鴻翔，又名光燦，號聖瑄。我對於這兩位澳門名流並不陌生，來澳門之前就聽說過，還看過他們父子的點滴文字介紹。到了澳門，走過“盧九街”，逛過“盧廉若公園”，於是紀念他們父子的這街這公園也都加深了我對他們的瞭解。

在澳門，老百姓一般都知道“盧九”這個響亮的名字，而盧九的大名“盧華紹”卻少有人瞭解。盧九生於1848年清朝道光二十八年，卒於1907年。盧九是一位傳奇人物，少時家貧，性格堅毅，心高志遠，是一個不認輸、不向命運低頭的人。他十多歲浪跡澳門，之後便靠經營錢幣找換

發跡，隨後經營賭業，於是錢龍引櫃，事業蒸蒸日上，成為清末“澳門第一代賭王”。因此，當我們說到澳門的賭業，便不能不記起盧九這位開創者。人世間，“男人怕有錢”，似乎古今如此；古與今之差異，祇是方式不同。富人娶妻納妾以光宗耀祖，盧九娶十一房妻妾，得子十七，育女十二，組成盧家子孫系列，為其世代繁衍打下堅實基礎。盧九身為豪門鉅富，為人忠厚，樂善好施，做好事從不吝嗇錢財，是當時澳門最大的慈善家。為了表彰他對社會的貢獻，1890年，葡萄牙國王曾授予他騎士勳章，大清王朝賜予他二品頂戴和廣西道員。盧九兒女成群，但最賞臉的是其長子盧廉若和次子盧焯仲。盧廉若（1878-1927）有妻妾九房，生有八子；次子盧焯仲也是妻妾滿堂，生子十一。盧廉若與盧焯仲事業上也都表現不俗，關心國家命運，與孫中山交誼甚篤，曾捐鉅資支持國民革命。孫中山在給“仁兄”盧焯仲的信中，對他們“愛國愛鄉”之“仁俠高情，佩仰之至”，並譴責那些導致“天怒人怨”的



盧家大屋內院外牆彩色灰塑

叛國者。盧廉若繼承並發展了父業，擔任南洋煙草大股東，“地位崇隆”，被譽為“澳門皇帝”。他去世送殯那天，澳督夫婦親自步行送葬，“執紼者逾千人”，足見他的社會地位、影響和為人。盧九的次子也影響廣泛，曾任“澳門華人代表”，扮演了疏通澳門華人與葡國政府關係的重要角色。再後，盧九之三子盧錫榮，也曾接任盧煊仲擔任“澳門華人代表”。盧氏家族根深葉茂，其後子子孫孫，不甘落後，養兒育女，香火裊裊，從澳門飄散到香港、內地及海外。雖然盧家譜系現在的兒女甚至完全會“相見不相識”，但他們以盧九和盧廉若為自豪，都為澳門的發展、社會的和諧，在天南海北各自的位置上做貢獻。

這座建於1889年清朝光緒十五年的“世界文化遺產”，也許沒有想到會有返老還童的這一天。大屋天井上空透過來薄薄的陽光，給院內的灰暗帶來光輝。大屋結構奇特，上下兩層，高若十米，前後長，左右窄，深邃的大宅給人以深不可測之感；青磚灰瓦，雕牆花窗，是粵中民居典型的溫婉纖細的中式大宅。大屋“三進院”，連着大門的前房接天井，天井後是中廳，接着又是天井；最後，正廳牆上懸掛“富貴榮華”四個大字，還有遮着部分牆壁下部的八塊雕刻精美的木質豎屏匾（可惜，我沒足夠的時間將八塊匾上的文字抄錄下來）。木屏匾原鑲金箔，歲月的激流洗盡了它們昔日的“鉛華”，還原了本來的天然質樸。大屋若與現代的高樓大廈比對，大屋當然不大，左右毗鄰的任何一棟樓房建築都比大屋高了許多，雖然“孫子”比“爺爺”高大，但“孫子”仍是“孫子”。大屋雖屬中式建築，但也洋溢着異國風情。磚雕和灰雕，橫披和掛落，以及蠓殼窗，都蘊含着典型的中國審美情調；灰雕不單是花花草草，它們還都有豐富的內容——“瓜瓞連綿”、“春魁奪喜”、“鸚鵡奪錦”，都是中國灰雕傳統的淋漓展現。但是，青花瓷磚、假天花以及百葉窗上的半圓彩色玻璃窗，顯然是南歐建築的藝術體現。西方教堂裡的彩色玻璃窗從來都是教堂最誘人的景觀，但是人們並不能爬到高處細看究竟；而盧家大屋的彩色玻璃窗是單面塗彩，從裡向外看，

能見之所見，而從外往裡看，卻是視若無睹。這座大屋，除了大廳和天井，兩旁與大廳相連而又對稱的是左右偏房，這不僅是中國儒家傳統觀念中的主與次、正與偏的表現，也印證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追求。二層樓的房間雖然獨立，但又都相接相連，從安全的角度看，大屋又極似一個組織和防守嚴密的歐洲古堡。

站在大屋中間，環顧前後，至今仍可揣摩當時這座顯赫大屋非凡之殷實與富貴，以及達官貴人與盧家主人往來的場面。我彷彿看見當年達官貴人乘着轎子進入木屏門，過天井，再經擋門，在茶廳下轎，然後由屋主——“第一代賭王”盧九將客人迎進“金玉滿堂”正廳的場景。那個時代的日出日落，已經沒有清晰的記錄，但是歷史卻被這座大屋挽留了下來。

我在大屋轉悠了一小時，最後在大門洞裡的另一側，見到貼牆有一米多高的神龕，磚雕精美細密，神龕中間有一行豎寫大字：“門官土地福德正神”，右邊寫有“年月招財童子”，左邊書着“日時進寶仙官”。很明顯，這個神龕是門神爺兼土地爺的宮殿，祂們既引導發財致富，又保佑家世平安。而神龕之外，其左右還有一副醒目對聯：“門從積德大，官自讀書高”。可見這是一個重“德”和讀書、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家，信奉積德，祇有積德，“門”才能大；信奉讀書，祇有讀書，“官”才能高。

在要結束參觀時，我發覺自己被這個寂靜得有點森嚴的深宅大屋的滄桑氣息包圍着，心裡很敬佩那些拿着小刀、小鏟做着維修的能工巧匠，他們是古建築的養護者，或者說是文物、古蹟、名勝的保護神。他們像歷史的潛水員，正忙着從歲月深處打撈出當年的豐采神韻。

徵得允許，我又回頭對大屋那些感興趣的結構和藝術進行拍照。我這個要求，門衛又特別給予關照。他打開電燈，為逐漸暗下來的大屋增加一片光亮。因為燈光，我發現一些十分破爛黝黑的地方，於是便問一位工作人員：“這是怎麼回事？”他告訴我：盧家大屋的經歷也是坎坎坷坷一波三折——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一下子湧進許多“難民”，都說



2003年11月參與澳門舉辦的“亞洲建築遺產研討會”的各國專家在盧家大屋考察座談

自己是盧家的“親友”；其實，盧家自己都說不清究竟都是些甚麼親友，反正就這樣一下子被二十來家不速之客不明不白地“和平佔領”去了；後來陸續還有人來“客家佔地主”，於是盧宅從此淪陷。大屋主人祇好棄屋而逃，盧煊仲的後人就在這時“逃”到了香港。從此，盧家大屋成了聚集許多窮人的“窮”屋。聽其描述，大屋雜居的佈局使我想起福建永定的土樓——一個幾乎獨立的社會，祇不過土樓是圓的，大屋是方的；這又恰似20世紀60-70年代北京四合院混亂不堪的情形。那位工作人員還告訴我，由於盧家“放棄”了大屋，多年沒有向政府繳納相關稅款，20世紀60年代又被政府收歸公有。這，就是盧家大屋，一座記載澳門一段發展歷史，並與國家命運有着一定聯繫的歷史載體……

在我就要走出大門回首再向善解人意的門衛鞠躬致謝時，抬頭仰望大屋向街的正面，儼然像是一

壁陡峭森嚴的石砌“牌坊”，方方正正矗立着，像要壓下來，給人一種威懾之感。其正面中間下方的大門並不算大，由胳膊粗細的十數根深綠色的鐵棍從上到下橫向特製而成，人們可以從門外望見屋內的天井，但是影壁擋住了遊人好奇的窺視之心。左右兩邊上下各有大窗兩扇，彷彿四隻眼睛，盯着前方。此時，遙想當年，我忽然覺得這條街上熱熱鬧鬧簇擁着這座大屋的其它店鋪，極似一些衣冠不整的轎夫，正抬着“澳門第一代賭王”盧華紹（盧九）和“澳門皇帝”盧廉若父子二人，搖搖晃晃地正從歷史深處走來，他們微笑着向路人招手，轎子上掛着“世界遺產”的字樣，正繞過澳門的街巷，然後又向未來的歷史深處隱去……

2006年7月26日草於北京
8月12日改於澳門